

格西霍爾語動詞的時與體

田阡子 [Qianzi Tian]、孫天心 [Jackson T.-S. Sun]

雲南師範大學/Yunnan Normal University、中央研究院/Academia Sinica

霍爾語是四川境內較少人知的語群，屬於漢藏語系羌語支嘉戎語組。本文首度詳細介紹中部霍爾語格西話動詞的時一體範疇。保守的嘉戎語組語言，動詞均採「三分式」時一體系統，一般以方向前綴區別完整體與非完整體，以不同的詞幹標記過去與非過去時。相較於這種保守的形態格局，格西話動詞的時一體系統有數項重要的創新：(一)動詞詞幹交替大幅簡化，標註時間的功能基本喪失；(二)方向前綴從體標記轉成「相對過去時」標記，可通用的相對過去前綴 $da-$ 開始逐步取代其他前綴，且有聚焦於動作結果的延伸功能；(三)以贅語式造出一般非完整體及「持續體」構造。這些重要的創新既源自內部衍變的機制，也明顯受到本地主流藏語的接觸影響。

關鍵詞：嘉戎語組，霍爾語群，中部霍爾語，動詞時一體系統，語言接觸與創新

1. 引言

「霍爾語」是四川境內一群少為人知的語言，屬於漢藏語系羌語支嘉戎語組。各地霍爾語差異極大，過去學界缺乏全面的認識。近年來，我們持續調查各地霍爾語，發現依據通解度及詞彙、音系、形態句法特徵，至少應識別出北部(壤塘縣)、西北部(爐霍縣)、西部(新龍縣)、中部(道孚縣與金川縣)、東部(丹巴縣)五種霍爾語，跨縣的霍爾語基本上不能通話。¹

中部霍爾語研究較多，文獻上習稱「道孚語」，分佈於四川甘孜州道孚縣及金川縣俄熱鄉二楷等村，內部分歧較小。本文語料的來源是道孚縣格西鄉坨灣村，地理位置請見下圖：²

1. Gates 2013通過故事通解度測驗，發現道孚縣水河一帶的霍爾語與丹巴縣的革什札、聶嘎霍爾語，乃至革什札與聶嘎霍爾語之間的通解度都很低。

2. 格西鄉位於道孚縣鮮水河支流(見圖一)，下有16個行政村，人口總數3000餘人。坨灣村人口有200餘，位於格西鄉 $\text{ʃap}^h\text{ru}$ 山腳，距離公路較遠，地理位置偏僻，語言保存較為良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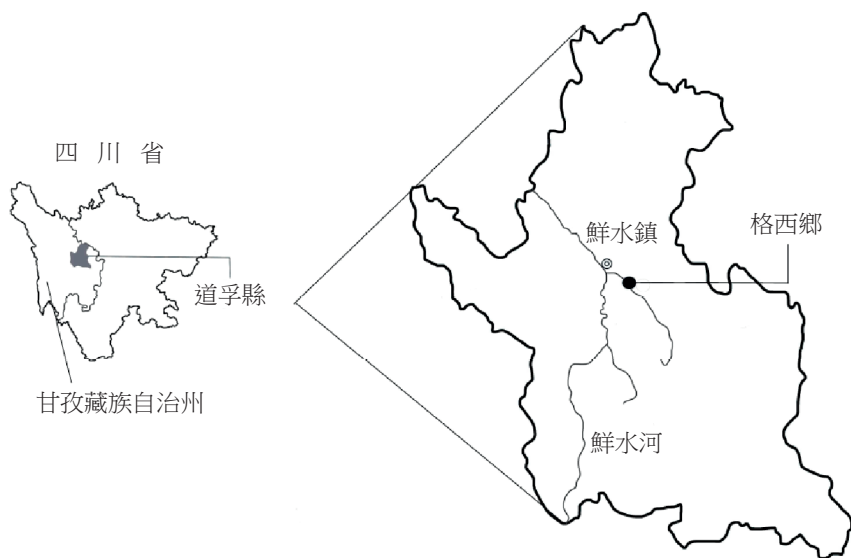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. 道孚縣格西鄉的地理位置

嘉戎語組包括霍爾、嘉戎、綽斯甲(又稱「拉塢戎」)三群語言,彼此差別雖大,但是在詞彙與語法上都存在明顯的共性,尤以動詞時(tense)與體(aspect)範疇共有的格局與形態,是它們親緣關係密切、同歸一源的確鑿證據(Sun 2000a, 2000b; 黃布凡2007: §6; Jacques 2017)。

嘉戎語組形態保守的語言如嘉戎語、綽斯甲語、北部霍爾語都採用典型的三分式時一體混合系統(tripartite tense-aspect system),如圖2所示(Dahl 1985: 81–84; 孫天心2008: 82)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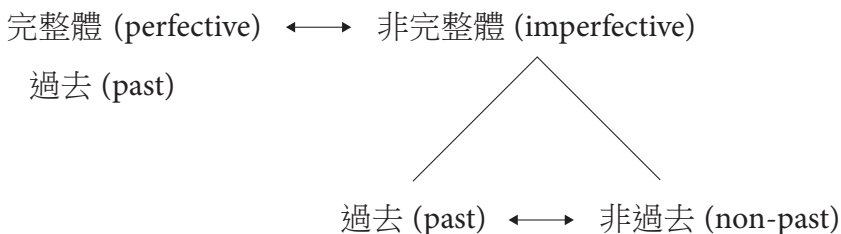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2. 三分式時一體混合系統

如圖2所示，「觀點體」(viewpoint aspect)與「絕對時」(absolute tense)都是動詞的重要曲折範疇；完整體不區分「時」，只有過去完整體(aorist)一種形式，非完整體則有過去時與非過去時的對立，現以草登嘉戎語為例說明：³

- (1) a. *cʰezʔ tékʰu nv-ski-an*
以前 煙 非完整體：過去-抽₂-1單
以前我抽煙。
- b. *oqʰuqʰoʔ nə-fɿfɿt-an*
後來 完整體-戒₂-1單
後來戒了。
- c. *ʃənəʔ pəʃkʰo leʔ ʔge-skeʔ-an fteʔ*
但是 現在 又 非完整體：非過去-抽₃-1單 繫詞：強調
但是現在又在抽了。

例(1a)過去非完整體前綴*nv-*加上動詞*skiʔ*「抽(煙)」的過去詞幹*ski*構成過去非完整體形式；例(1b)完整體前綴*nə-*加上動詞*fɿfɿt*「戒」的過去詞幹*fɿfɿt*構成完整體形式；例(1c)非完整體前綴*ʔge-*加上動詞「抽」的單數非過去及物詞幹*skeʔ*構成現在非完整體形式。換言之，動詞前綴主要表達「體」區別，而詞幹的交替主要表達「時」區別。嘉戎語組形態保守的語言大都採用這種格局，這也是古嘉戎語存在絕對時範疇的鐵證(Sun 2000a, 2000b; Lin 2003: 251; Jacques 2008: 259–300)。

文獻中涉及中部霍爾語動詞時一體問題的論述不多，黃布凡(1991: 73–75)對動詞部分「體」區別提供了描寫，但未提到非完整體形式「時」的對立；Jacques et al. (2017)處理了不少中部霍爾語的語法現象，但對時一體範疇沒有涉及；根呷翁姆(2010: 13)則將時、體、示證等不同範疇混為一談。

本文根據多年田野調查蒐集的一手語料，包括以Dahl (1985: 198–206)時一體問卷為本蒐集的例句，首度完整介紹中部霍爾語格西話(以下簡稱「格西話」)動詞的時一體系統，並從嘉戎語組語言比較的角度，考察格西話時一體系統歷時的發展與創新。

本文正文包括四個小節：第二節詳述格西話動詞不同於典型嘉戎語組時一體系統的特殊發展，包括動詞詞幹交替萎縮、「體」前綴轉為「相對過去時」標記、新生贅語式非完整體、非完整體動詞搭配不同的名物化成分構成的「持續體」。第三節專門討論相對時前綴*də-*的特殊用法。第四節交代格西話體現其他一些跨語言常見體範疇語意的方式。第五節總結全文討論，並論述現代格西話時一體格局產生的機制，以及本研究在類型學上的意義。

3. 本文語料採音位標音方式轉寫，語法註釋依據Leipzig Glossing Rules。保守的嘉戎語組語言，動詞有詞幹交替現象，最多可區別第一(基式)、第二(過去)、第三(單數非過去及物)三個詞幹。不同的詞幹，本文以下加數字方式標註。

2. 格西話時一體系統的特殊發展

嘉戎語組語言形態比較豐富，多採用前綴搭配動詞詞幹變化標記完整體、非完整體、過去時、非過去時的對立。相較於這種保守的格局，格西霍爾語動詞的時一體系統經歷了幾個方面的特殊發展。

2.1 動詞詞幹交替萎縮

嘉戎語組保守的語言，以動詞詞幹交替(stem alternation)標誌過去與非過去時的對立。以草登嘉戎語為例，第一詞幹是動詞的基式，第二詞幹是通過形態曲折變化構成的變化式；⁴第二詞幹主要表達過去時，採用喉塞韻尾與元音交替構成(孫天心2008: 136–137)，例如：

(2) 第一詞幹	第二詞幹	詞義
<i>pe</i>	<i>peʔ</i>	做
<i>xtu</i>	<i>xtuʔ</i>	買
<i>fceʔ</i>	<i>fce</i>	換

緯斯甲語也有動詞詞幹的曲折變化，第二詞幹同樣採喉塞韻尾與元音交替構成，用於過去情境。以木爾宗話為例(第二作者調查語料)：

(3) 第一詞幹	第二詞幹	詞義
<i>tʰʌʔt</i>	<i>tʰot</i>	挖出
<i>jet</i>	<i>jeʔt</i>	存在(動物)

相較於嘉戎語及緯斯甲語，格西話的詞幹變化已大幅簡化，僅僅殘留異根(suppletion)(4)和輔音聲母送氣(aspiration)(5)兩種交替手段：

- (4) a. *tʰə=ʏu* *tʃe* *mbe* *gorə*
 3單=主事格 帽子 拿走₁ 直陳
 他會把帽子拿走。
- b. *tʰə=ʏu* *tʃe* *də-sʰje*
 3單=主事格 帽子 過去-拿走₂
 他拿走了帽子。
- (5) a. *tʰə=ʏu* *bjoŋnoŋ* *kʰvʌ*
 3單=主事格 肉 切
 他要切肉。

4. 草登及其他一些嘉戎語裡，常用的及物動詞還有第三詞幹，只用於單數非過去時情況。緯斯甲語一般區別第一、第二(過去)詞幹，少數常用動詞還有特殊的命令詞幹。

- b. $t^h\partial=yu$ $bj\partial\eta n\partial\eta$ $n\partial-k^h\nu\Delta \sim n\partial-k\nu\Delta$
 3單=主事格 肉 過去-切₁ ~ 過去-切₂
 他切了肉。

格西話的異根詞幹交替僅見於少數如「去」、「來」、「拿走」、「拿來」等常用移動動詞(motion verb)，例如：

- | | | | |
|-----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(6) | 第一詞幹 | 第二詞幹 | 詞義 |
| | ve | rje [他稱] | 去(有方向) |
| | | $f\partial$ [自稱] | |
| | tfe | xv | 來(有方向) |

格西話帶送氣聲母的動詞，第二詞幹可變為不送氣，不過這僅是一種自由交替：

- |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(7) | 第一詞幹 | 第二詞幹 | 詞義 |
| | $nc^h e$ | $nce \sim nc^h e$ | 躲藏 |
| | $st^h \Delta$ | $st\Delta \sim st^h \Delta$ | 積成 |
| | $m^h e$ | $mle \sim m^h e$ | 編(辮子) |
| | $nt^h ve$ | $ntve \sim nt^h ve$ | 踩 |

換句話說，格西話絕大多數動詞已完全沒有詞幹變化。以動詞 ηo 「生病」為例。現在非完整體(a)、過去非完整體(b)、完整體(c)都使用同樣的詞幹形式：

- (8) a. ηv $steste$ $\eta o-\eta$
 1單 經常 生病-1
 我經常生病。
- b. $t^h\partial$ $at^h a=n\partial$ ηv $steste$ $n\partial-\eta o-\eta$
 那 一段時間=裡 1單 經常 過去-生病-1
 那段時間裡我經常生病。
- c. $ev\partial s\eta i$ ηv $n\partial-\eta o-\eta$
 昨天 1單 過去-生病-1
 昨天我病了。

詞幹變化的磨蝕，導致動詞藉由詞幹交替標記過去、非過去時的功能已基本消失。⁵

5. 以詞幹標誌過去、非過去時的存古功能，仍殘留於少數有異根交替的動詞，如前例(6)。

2.2 體前綴轉變為相對時標記

嘉戎語組的語言，動詞一般藉由前綴標誌不同的觀點體。例如，綽斯甲語木爾宗話及北部霍爾語宗科話（作者共同調查語料）都以不同的前綴加上標誌過去時的第二詞幹，造成完整體與過去非完整體形式：

(9) 木爾宗話

- a. $\eta\alpha$ $xsnas?$ $jeyli?g\alpha$ $\Lambda-dzi-\eta$
 1單 昨天 酥油饅饅 完整體-吃₂-1單
 昨天我吃了酥油饅饅。
- b. $\eta\lambda=j\alpha$ $d3\alpha d3\alpha?$ $bj\alpha r\alpha?$ $n\Lambda-d\alpha t$
 1單=領屬格 從前 珊瑚 非完整體：過去-在₂
 我曾經有過珊瑚。

(10) 宗科話

- a. $\eta\acute{e}$ $bd3\grave{e}n\acute{o}$ $\alpha-dz\grave{\alpha}-\eta$
 1單 肉 完整體-吃₂-1單
 我吃了肉。
- b. $\epsilon n\acute{a}$ $\eta\acute{e}$ $bd3\grave{e}n\acute{o}$ $n\alpha-dz\grave{\alpha}-\eta$
 從前 1單 肉 非完整體：過去-吃₂-1單
 以前我吃肉。

前節介紹，格西話動詞的詞幹變化已經式微，絕大多數動詞都只有單一的詞幹形式；另一方面，格西話也不再以不同的前綴區別不同的觀點體範疇。例如，同一前綴 $r\alpha$ -形式加上動詞詞根 $g\alpha$ 「穿」構成的動詞形式，既可用於過去完整體情境(11a)，也可用於過去非完整體情境(11b)：

- (11) a. $\eta\epsilon$ $dz\alpha g\alpha$ $\eta\eta\eta\eta\epsilon\epsilon=d\alpha$ $r\alpha-g\alpha-u$
 1單 衣服 舊的=定指 過去-穿-1單：及物
 我穿上了舊衣服。
- b. $\eta\alpha$ $\eta\epsilon$ $steste$ $dz\alpha g\alpha$ $\eta\eta\eta\eta\epsilon\epsilon r\alpha-g\alpha-u$
 以前 1單 經常 衣服 舊的 過去-穿-1單：及物
 以前我經常穿舊衣服。

可見，嘉戎語組源於指示方向的觀點體前綴，在格西話裡已經混同了完整體、非完整體的區別，轉為「過去時」的標記；從下一組非完整體的語例，可以看得很清楚：

- (12) a. $\eta\epsilon$ $d\alpha\eta\epsilon$ $t^hi-g\alpha$ $ji-\eta$
 1單 煙 喝-名物化 在-1
 (現在)我在抽煙。
- b. $\eta\epsilon$ $t^hi=j^hi\epsilon$ $d\alpha\eta\epsilon$ $t^hi-g\alpha$ $d\alpha-ji-\eta$
 1單 那=時候 煙 喝-名物化 過去-在-1
 那時候我在抽煙。

然而，格西話的過去時前綴，表達的並不一定是以說話時間為基準的「絕對過去時」，而是時間參考點可以游移的「相對過去時」(anterior tense)；下例(13)的參考點在過去，而例(14)、(15)的參考點則在未來：

- (13) $3t^h\partial$ $g\partial$ - $rg\partial$ $j\acute{u}v\wedge g\partial$ ηv ζe - η
 3單 過去-睡覺 以後 1單 到達₂-1
 他睡了以後我才到。
- (14) $q^h a s^h i$ $j\acute{n}i$ $\zeta\Delta$ - $n=t^h v$ ηv $d\partial$ - $\zeta\partial$ - η $s^h o r\partial$
 明天 2單 到達-2=時候 1單 過去-離開-1 直陳：過去
 明天你到的時候，我已離開了。
- (15) $t^h\partial k\partial$ $j\partial d\partial=j\acute{i}$ $v\partial d v=g\partial$ $d\partial$ - $j\partial=t^h u$ $\eta v j\acute{i}$
 於是 自己=領屬格 妻子=與格 過去-說=連接 1複
 $n\partial$ - $\zeta^h\partial^h\partial$ - $\eta=t^h u$ $l v=d\partial$ $d\partial$ - $n\zeta^h\partial$ - $\eta=t^h u$ $v r d e$
 過去：向下-去：複數-1=連接 山=定指 過去-翻-1=連接 一段
 $n\partial$ - $x\partial x v$ - $\eta=re$ $j\acute{n}i$ $k e p e=n\partial$
 過去：向下-出來：複數-1=然後 2單 小房子=裡面
 $j\acute{i} b\acute{i} j\acute{a} b a=j\acute{n}i=d\partial$ $d\partial$ - $z d a-i$ $r e g\partial$ $k e p e=d\partial$
 亂七八糟=複數=定指 命令-收拾-2單：及物 然後 小房子=定指
 $r\partial$ - $x t^h\Delta v-i$ $m o$ $d\partial$ - $j\partial$ - $s^h i$
 命令-燒-2單：及物 語氣詞 過去-說-示證
 (他)對自己的妻子說：「我們下去翻過了山，出來了一段路之後，妳就把小房子裡雜七雜八的東西收拾了，然後把小房子燒了。」
 (《做夢人的故事》第十二行)

以下從時一體調查問卷(Dahl 1985:205)摘出的句子，可以進一步觀察格西霍爾語與嘉戎語(以草登話為例)動詞在時一體形態上的顯著差異：

- (16) 草登話
 a. $k o?$ $s e k o t s e r?$ $n v$ - $n k e?$ = $n\partial?$
 3單 林子 非完整體：過去-走₂=從屬
 正當他在森林裡走著的時候，
 b. $l e m e s t a m j n e t$ $q e p r e?$ = $c\partial$ $n e$ - $r e t f a-c\partial$
 突然 蛇=非定指 完整體：及物：向下-踩₂-示證
 突然踩到一條蛇。
- (17) 格西話
 a. $t^h\partial$ $n a=n\partial$ $\zeta\partial$ - $g\partial$ $d\partial$ - $j\acute{i}=t^h v$
 3單 森林=裡面 走-名物化 過去-在=時候
 正當他在森林裡走著的時候，

- b. $t^h\partial=yu$ $mígugu$ $mp^hri=q^ha=tf^he$ $d\partial-nt^hve-s^hi$
 3單=主事格 忽然 蛇=量詞=上面 過去:結果-踩-示證
 突然踩到一條蛇。

由以上二例可知，草登嘉戎語過去非完整體有專用前綴 $ne-$ ，完整體則可使用多種方向前綴(例(16b)用的是表「向下」的前綴 $ne-$)，動詞須選擇表達過去時間的第二詞幹；格西霍爾語的時一體格局完全不一樣，前綴 $d\partial-$ 只表達(相對)過去時，不能反映體的區別，而單一的詞幹形式也沒有時的區別。

2.3 新生贅語式非完整體

嘉戎語組語言一般均以加前綴搭配適當詞幹，造成各種非完整體形式。例如草登嘉戎語(孫天心2008: 140)以帶元音 e 的方向前綴加上非過去詞幹構成現在非完整體(例(18))；綽斯甲語觀音橋話(黃布凡2007: 77)以前綴 $s\partial^{53}$ -加上非過去詞幹的重疊形式構成非完整體的次類「進行體」(例(19))：

(18) 草登話

$\acute{e}-nma$ $ték^hu$ $te-ske?$
 1單:所有格-丈夫 煙 非完整體-吸₃
 我丈夫(目前)吸煙。

(19) 觀音橋話

$\partial^{53}phji^{53}$ $m\partial^{53}$ $s\partial^{53}-n\epsilon^{33}-to^{33}to^{53}-s\partial^{33}$
 外面 雨 進行體-向下-來:重疊-示證
 外面正下著雨。

霍爾語群中，也有部分語言與嘉戎、綽斯甲一致，採用前綴表達非完整體，例如東部霍爾語邊耳話的前綴 $ga-$ 、北部霍爾語宗科話的前綴 $d\partial-$ (作者共同調查語料)：

(20) 邊耳話

$t\sefi$ $d\partial v\partial$ $ga-v-ti$
 扎西 煙 進行體-及物-喝
 扎西在吸煙。⁶

6. 動詞及物前綴 $v-$ (清聲母前變讀為 $f-$)使用於違反認同等第(說話者>受話者>第三者；參見孫天心、石丹羅2002)以及第三者主事兩種特殊(即帶標記marked)的及物情況；這是霍爾語殘存不多的前綴之一，也是綽斯甲與霍爾語共同的形態創新之一(Lai 2015: 13-14; Jacques et al. 2017: §8)。

(21) 宗科話

ŋé də-ŋó-ɐŋ

1單 進行體-病2-1單

我在生病。

前節提到，霍爾語格西話的前綴已基本失去了標誌觀點體的功能，取而代之的是結合存在動詞形成的贅語式構造，如以下各例：

(22) a. *ŋɐ=ji vɛzi=yu dɔvɐ v-tʰi-gə ji*

1單=領屬格 丈夫=主事格 煙 及物-喝-名物化 在

我丈夫正在吸煙。

b. *tʰə=yu ndzɔmɔ rə-v-tʰɔ-gə ji*

3單=主事格 木料 向上-及物-帶來-名物化 在

(這段時間)他在帶木料上來。

c. *ŋákʰɐ ŋɐ=ji vɛzi=yu dɔvɐ ɣatʰitʰi v-tʰi-gə*

從前 1單=領屬格 丈夫=主事格 煙 一直 及物-喝-名物化

də-ji

過去-在

從前我的丈夫一直都在吸煙。

(22a)是典型進行體(*progressive*)的用法，但是(22b-c)敘述的則是持續一段時間的情況，屬於非進行語意的非完整體(*non-progressive imperfective*)用法。值得注意的是，(22c)描述的是過去的持續狀況，格西話要用過去前綴*də-*加在存在動詞*ji*之上。

從跨語言類型學來看，有高達85%的語言採用贅語式表達進行體，最常用的是助動詞結構(Dahl 1985:91)。另外，進行體也經常進一步擴大應用範圍到其他非完整體語意，這是非完整體最常見的產生途徑(Bybee & Dahl 1989: §6; Bybee et al. 1994: §5.2)。格西話贅語式的新生表達手段，符合非完整體語法化的普遍規律。

進一步研究發現，格西話贅語式非完整體的產生，明顯來自周邊藏語的接觸影響。道孚縣東北部的銀恩、維它、甲宗、七美四鄉都是安多藏居地，格西鄉的霍爾藏族與其長期比鄰，密切接觸，許多人兼通安多藏語。格西話有大量從藏語借來的成分，其中包括形態句法成分。比較格西話(23a)、(24a)與道孚縣安多藏語((23b)、(24b)；作者共同調查語料)的非完整體形式，可以看出格西話非完整體的形式與安多藏語非完整體結構極為相似：

(23) a. 格西話

*ŋɐ tʂɛfi jo ʂɛ-ŋ=tʰɐ tʰə=yu dʒɐ*1單 扎西 家 到達₂-1=時候 3單=主事格 茶*v-tʰi-gə ji-rə*

及物-喝-名物化 在-新知

b. 道孚安多藏語

ŋe p̥tsefi tʰəŋ=gə cʰəmə tʰon=ti kʰe: tʃe
 1單 扎西 家=領屬格 裡面 到達=時候 3單:施動格 茶

ʰtʰəŋ-gə ja-kʰə

喝-名物化 在-新知

我到扎西家的時候他正在喝茶。

(24) a. 格西話

edəatʰa=nə ŋe steste dəve tʰi-gə ji-ŋ
 這些天=裡面 1單 經常 煙 喝-名物化 在-1

b. 道孚安多藏語

ʰdi jəmə ʰge=yə nəŋ ŋe: tɪrʃəʰdə
 這:領屬格 天 有些時候=領屬格 裡面 1單:施動格 經常

ta ʰtʰəŋ-gə jət

煙 喝-名物化 在

這些天我經常吸煙。

2.4 持續體

格西話新生的贅語式非完整體還有一種變體，由加了過去時前綴與過去時名物化後綴-*sʰi*的動詞結合存在動詞構成，⁷可稱之為「持續體」。例(25–27)比較了一般非完整體與持續體的語意差異：

(25) a. *ŋe rɬɬɻu lɬ-lə=ʁa scəke-gə ji-ŋ*

1單 賽馬 做-名物化=上面 看-名物化 在-1

我正在看賽馬。

b. *ŋe rɬɬɻu lɬ-lə=ʁa gə-scəke-sʰi ji-ŋ*

1單 賽馬 做-名物化=上面 過去-看-名物化:過去 在-1

我在看著賽馬了。

(26) a. *ŋe ʰdzu-gə ji-ŋ*

1單 坐-名物化 在-1

我正在往下坐。

b. *ŋe ʁə-ʰdzu-sʰi ji-ŋ*

1單 過去-坐-名物化:過去 在-1

我坐著了。

(27) a. *tʰə ʁe=tʰəve ŋe rɻə-gə də-ji-ŋ*

3單 到₂=時候 1單 就寢-名物化 過去-在-1

他到的時候我正在就寢(床鋪好了，正在做躺下的動作)。

7. *ji*以外的存在動詞也可使用。

- b. $t^h\partial$ $\beta e = t^h v$ ηv $g\partial - r g\partial - s^h i$ $d\partial - ji - \eta$
 3單 到₂=時候 1單 過去-就寢-名物化:過去 過去-在-1
 他到的時候我已經睡下去了(已經躺著了,但不一定睡著了)。

(25a-27a)是一般非完整體形式,表達在參考時間點正在發生的情境;(25b-27b)則是持續體形式,表達在參考時間點之前就已開始的持續情境。以下故事文本引文中,動詞形式 $ya-lni-s^h i$ $d\partial - ji - s^h i$ 「已在等著了」也是持續體的典型用例。

- (28) $t^h\partial k\partial$ $la\kappa a$ $q^h a = \gamma u$ jv $d\partial - j\partial - s^h i$ $t^h\partial k\partial$ $ewut^h u$
 於是 綿羊 可憐=主事格 好 過去-說-示證 於是 那邊
 $\gamma\partial - f^h \partial^h \partial$ $\gamma\partial - f^h \partial^h \partial - s^h i = g\partial$ $spjan\eta k^h \partial = \gamma u$
 過去-去₂:複數 過去-去₂:複數-示證=連接 狼=主事格
 $\gamma\partial - lni - s^h i$ $d\partial - ji - s^h i$
 過去-等-名物化:過去 過去-在-示證
 可憐的綿羊(母子)說:「好」,於是就往那邊去了。往那邊去的時候,狼已在等著了(《羊到北方吃鹽的故事》第十三行)。

3. 前綴 $d\partial$ 的特殊用法

前文2.2節介紹了格西話以方向前綴標誌相對過去時的新興功能。格西話的方向前綴有五個: $r\partial$ -「向上」、 $n\partial$ -「向下」、 $\gamma\partial$ -「向東」、 $g\partial$ -「向西」、 $d\partial$ -「不定向」。⁸ 其中 $d\partial$ -前綴發展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特殊用法。

3.1 作為通用過去時標記

與嘉戎語組其他語言一樣,格西話本身不具備方向性的動詞,還是要帶約定俗成的固定方向前綴(例如「吃」習慣帶 $n\partial$ -;「喝」習慣帶 $\gamma\partial$ -)作為過去時標記,只是方向意義已經消失,母語人沒有任何方向語感。此時,方向前綴經常可以改用不定向前綴 $d\partial$ -, $d\partial$ -實際上已成為通用的相對過去時標記:

- (29) $t^h\partial = \gamma u$ erv $\gamma\partial / d\partial - v - t^h i$
 3單=主事格 白酒 過去-及物-喝
 他喝了酒。

8. 保守的嘉戎語組語言,都依據「山勢」、「太陽」、「河流」三個面向,區別出「(正)上方」、「(正)下方」、「東方」、「西方」、「上游方」、「下游方」六個方向,此外還有不考慮方向的「不定向」。除了壤塘縣的北部霍爾語之外,其他地區的霍爾語以河流流向為準的「上游方」、「下游方」都已併入了「上方」與「下方」。

不過，以 *də-* 作為通用過去時標記的形態創新還未能完全普及，在使用上須受語意甚至語音條件限制。

其一，方向性明確的移動動詞或行為動詞，不能以 *də-* 替換有具體方向語意的前綴。下例中「跳」是方向性明確的動作。描寫過去事件「貓跳上桌」時，動詞兼表「向上」方向的過去前綴 *rə-* 不能替換為 *də-*，無論句中是否同時出現方向狀語 *rəro*「向上」：

- (30) *tsələ gʌgʌ tʂodzə=tʃʷə (rəro) rə/*də-nʲə*
 貓 剛才 桌子=上 (向上) 過去：向上／*過去-跳
 剛才貓跳上了桌子。

其二，方向前綴雖無具體方向語意，但可能由於同音導致語意混淆時，也不能替換為 *də-*，如下例所示：

- (31) a. *ŋa gə-rə-u/*də-rə-u* 我買了
 ŋa də-ri-u 我找到了
 b. *tʰə rə-v-zu/*də-v-zu* 他拿了
 tʰə də-vzu 他縫了

(31a) *gə-rə-u*「我買了」習慣上帶方向前綴 *gə-*，如果前綴替換為 *də-*，發音形式 [dəru] 就會與習慣帶方向前綴 *də-* 的 *də-ri-u* [dəru]「我找到了」混同。(31b) 動詞 *zu*「拿」加及物前綴 *v-* 的第三人稱形式與動詞 *vzu*「縫」同音；此時前綴 *rə-* 如果替換為 *də-*，發音便與「他縫了」完全相同，造成語意混淆。為了清楚區別詞義，(31)「買」與「拿」這一類的動詞，都不能使用 *də-* 作為普遍過去時標記。

3.2 標記情境的結果

過去時前綴 *də-* 另一重要功能，便是標記情境的結果。下例中，動詞「砍」加前綴 *nə-* 的形式 (32a) 僅表單純的動作「砍」；而加前綴 *də-* 的形式 (32b) 更凸顯動作的結果「倒」：

- (32) a. *tʰə=yu ləpʰu nə-kʰvʌ*
 3單=主事格 樹 過去：向下-砍
 他砍了樹。
 b. *tʰə=yu ləpʰu də-kʰvʌ*
 3單=主事格 樹 過去：結果-砍
 他砍倒了樹。

stə「推倒」這樣的成就 (accomplishment) 謂語，也可以體現類似的區別。加前綴 *nə-* 的形式 (33a) 強調的是動作的本身，而加前綴 *də-* 的形式 (33b) 更凸顯動作的結果：

- (33) a. $t^h\partial=yu$ $joŋ$ $n\partial-sle$
3單=主事格 牆 過去:向下-推倒
- b. $t^h\partial=yu$ $joŋ$ $d\partial-sle$
3單=主事格 牆 過去:結果-推倒
他推倒了牆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意指情境結果的過去前綴 $d\partial$ -已發展出「無心」、「意外」、「由結果察知」等近似「示證」的語意(參較Lazard 1999; DeLancey 2012; Hill 2012)，例如：

- (34) a. ηv $mp^hri=tf^h v$ $v-nt^h v v$ $n\partial-nc^h \partial-u$
1單 蛇=上面 一-踩 過去:向下-做-1單:及物
我(故意)踩了蛇一腳。
- b. ηv $mp^hri=tf^h v$ $v-nt^h v v$ $d\partial-nc^h \partial-u$
1單 蛇=上面 一-踩 過去:結果-做-1單:及物
我(無意間)一腳踩到了蛇。
- (35) a. ηv $q^h \partial zi=lu$ $n\partial-\chi \partial \partial-u$
1單 碗=非定指 過去:向下-打破-1單:及物
我打破了一個碗。
- b. ηv $q^h \partial zi=lu$ $d\partial-\chi \partial \partial-u$
1單 碗=非定指 過去:結果-打破-1單:及物
我(失手)打破了一個碗。

4. 其他時一體的語意

除了上述主要的時一體區別，格西話也用不同的語法手段，表達跨語言常見的一些時一體語意。

常理體(gnomic)描寫世間萬物的常規性特徵(Dahl 1985: 99)，習慣體(habitual)描寫所指稱情境在某特定延伸時段的特徵(Comrie 1976: 29)，格西話都用簡單的非過去動詞形式，分別如(36)與(37a-b)：

- (36) $t^h \partial ni=yu$ $mjawmjaw$ $j\partial=tf^h u$ $y3v$
3複=主事格 喵喵 說=連接 叫
(問:貓怎麼叫?)答:它們喵喵叫。(Dahl 1985: 199 [73])
- (37) a. $t^h \partial=yu$ $d3\partial d\partial$ $v-rv$
3單=主事格 信 及物-寫
(問:你弟弟早飯後通常會做什麼?)答:他會寫信。
(Dahl 1985: 199 [18])
- b. ηv $gv^h v$ $tf^h \partial tsu$ $xtf^h o$ $tf^h v=ru$ $rj\Lambda-\eta$
1單 早上 點 六 時候=位格 起床-1
(聊到說話者的習慣)我早上六點鐘起床。(Dahl 1985: 199 [71])

回顧體(perfect)表示情境已經發生，而其結果或影響一直延續到參考時間點(Comrie 1976: 60)。嘉戎語組語言一般都用完整體動詞形式兼表，沒有專用的回顧體形式。格西話也一樣，使用加過去前綴的動詞形式，例如：

- (38) *ŋe zjaɬka gə-xcʰə-u*
 1單 窗子 過去-打開-1單:及物
 (問:為什麼房間裡這麼冷呢?)
 (開窗戶的人)答:我打開了窗子。(Dahl 1985: 201 [69])

不過，回顧體中有兩個語意次類(Dahl 1985: 132)，在格西話裡須採用其他的表達方式。表達持續情境的回顧體(perfect of persistent situations)，格西話一般要用非完整體構造，例如：

- (39) *ŋe geʃʰe tʃʰətsu xʃʰo=tʃʰe rudə ɣo bɿdə dʒe=də tʰi-gə ʃi-ŋ*
 1單 早上 點 六=時候 從 現在 到 茶=定指 喝-名物化 在-1
 我從早上六點起一直在喝茶。

經驗回顧體(experiential perfect)表達參考時間點前曾經發生過的情境，格西話要在過去式動詞後加上助動詞*zda*：

- (40) *ŋe=ji ʃʰɿɿni=də ɿni gə-dʒə-n é-zda*
 1單=領屬格 弟弟=定指:話題 2單 過去-遇見-2 疑問-過
 你遇見過我的弟弟嗎?(Dahl 1985: 200 [42])

- (41) *tʰə=ɣu edə dʒədə=də nə-zɕe zda*
 3單=主事格 這 書=定指 過去-讀 過
 (問:我想送給你弟弟一本書來讀，但不知道該送哪一本。這些書裡，有沒有哪一本他已經讀過了?)
 答:(是的,)這本書他讀過了。(Dahl 1985: 200 [53])

聚焦於情境終點的完成體(completive) (Bybee et al. 1994: 54)也與經驗回顧體一樣，採用添加助動詞的句法手段表達：

- (42) *tʰə=ɣu edə dʒədə=də verve re də-tsʰɿr*
 3單=主事格 這個 信=定指 慢慢 寫 過去-完成
 (問:你弟弟很快就寫完了這封信嗎?)
 答:(不,)他是慢慢地寫完了這封信。(Dahl 1985: 199 [29])

聚焦在情境起點的起始體(inchoative)則以輕讀的後綴-*gu*作為標記：

- (43) *pʰi maqʰi é-qʰi-gu*
 外面 雨 疑問-下-起始
 外面下起雨來了嗎?

5. 結語

嘉戎語組中，霍爾語群的語言創新較多，中部霍爾語的形態句法演變尤其醒目。本文首度詳細介紹中部霍爾語格西話動詞的時一體範疇，並探索其歷時發展的脈絡。格西話動詞各類時一體區別的體現方式，可以整理為下表（V代表動詞詞幹；OR-代表方向前綴）：

表 1. 格西話常見時一體標記一覽表

時一體範疇	標記
(相對)過去時	OR-V
非完整體	V- <i>gə</i> + 存在動詞 <i>ji</i>
持續體	OR-V- <i>sʰi</i> + 存在動詞
常理體	V
習慣體	V
回顧體	OR-V
持續情境回顧體	V- <i>gə</i> + 存在動詞 <i>ji</i>
經驗回顧體	OR-V + 助動詞 <i>zda</i>
完成體	V + 助動詞 <i>tsʰɛr</i>
起始體	V- <i>gu</i>

相較於保守嘉戎語組語言的三分式系統，格西話的時一體面貌產生了重大的改變，可以總結為以下三點：

- (一) 動詞詞幹的交替式微，基本失去標記「時」的功能
- (二) 動詞方向前綴失去區別不同觀點體的功能，轉變成相對過去時標記
- (三) 創新出兩類贅語式非完整體

以上前兩點似乎與格西話內部的演變機制有關。因為消弭詞幹變異，詞形趨於一致，本是霍爾語群語言共同的發展傾向。⁹ 另外，本語群動詞前綴普遍衰減，格西話動詞前綴不再反映觀點體的區別，看來也是這個演變趨勢的一部分。

至於新生贅語式非完整體，用以代償消失的曲折式非完整體，則明顯是主流藏語接觸影響的產物，仿造的痕跡甚至還留在部分形態標記上：格西話與當地藏語的一般非完整體形式都是V-*gə*加存在動詞（見上文例(23-24)）。

9. 相較於詞幹變化仍較豐富的北部(壤塘)霍爾語與西部(新龍)霍爾語，中部(道孚)與西
北部(爐霍)霍爾語，乃至部分東部(丹巴)霍爾語方言以聲調或嗓音(phonation)交替構成的
詞幹變化均已消失(孫天心、田阡子、邱振豪2017: §4)。

經歷這些演變後的時一體格局發生了質變：一方面更新了完整體—非完整體對立的性質，一方面將「絕對時」轉化為「相對時」範疇，構成格西話時一體系統的新面貌。

嘉戎語組原是漢藏語系最具「綜合型」語法特徵的語言群體，隨著古老動詞形態的脫落與轉化，以格西話為代表的中部霍爾語已明顯偏離了祖語原型，正逐步朝向「分析型」的語言格局發展。

謝辭

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《爾翼語參考語法研究》（項目編號14XYY014）及臺灣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《甘孜州霍爾語動詞對協類型跨方言研究》（項目編號NSC102-2410-H-001-045-MY2）的階段性研究成果，曾獲得2014年李方桂基金會田野調查獎。本研究主要內容曾在第四屆中國西南地區漢藏語研討會（STLS-2016，美國華盛頓大學，2016年9月8-10日）報告，James A Matisoff、林幼菁、Guillaume Jacques、Jesse Gates、Sami Honkasalo、A. Chantel Vanderveen提出了有益的討論；本文初稿承蒙Guillaume Jacques及二位匿名審查人惠賜修改意見。多年來，甘孜州藏族友人提供了熱情的合作，謹此一併致謝。

參考文獻

- Bybee, Joan L. & Dahl, Östen. 1989. The creation of tense and aspect systems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. *Studies in Language* 13(1). 51–103. <https://doi.org/10.1075/sl.13.1.03byb>
- Bybee, Joan L. & Perkins, Revere & Pagliuca, William. 1994. *The evolution of grammar: Tense,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*. Chicago: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.
- Comrie, Bernard. 1976. *Aspect: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verbal aspect and related problems*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
- Dahl, Östen. 1985. *Tense and aspect systems*. Oxford: Blackwell.
- DeLancey, Scott. 2012. Still mirative after all these years. *Linguistic Typology* 16(3). 529–564.
- Gates, Jesse. 2013. Intelligibility, identity, and structure in Western rGyalrongic. (Talk presented at the 3rd Workshop on Sino-Tibetan Languages of Sichuan, Paris, 2–4, September 2013.)
- Gengawengmu (根呷翁姆). 2010. Daofuyu diaocha (xia) 道孚語調查(下) [Investigations on Daofu language (Part 2)]. *Sichuan Minzu Xueyuan Xuebao* 四川民族學院學報 [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] 19(4). 7–14.
- Hill, Nathan W. 2012. “Mirativity” does not exist: *hdug* in “Lhasa” Tibetan and other suspects. *Linguistic Typology* 16(3). 389–433. <https://doi.org/10.1515/lity-2012-0016>
- Huang, Bufan (黃布凡). 1991. Daofuyu 道孚語 [The Daofu language]. In Dai, Qingxia (戴慶廈) (ed.), *Zangmianyu shiwu zhong* 藏緬語十五種 [Fifteen Tibeto-Burman languages], 1–45. Beijing: Beijing Yanshan Press.
- Huang, Bufan (黃布凡). 2007. *Lawurongyu yanjiu* 拉塢戎語研究 [A study of Lavrong language]. Beijing: 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.
- Jacques, Guillaume (向柏霖). 2008. *Jiarongyu yanjiu* 嘉戎語研究 [A study of the rGyalrong language]. Beijing: 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.

- Jacques, Guillaume. 2017. rGyalrong language. In Sybesma, Rint & Behr, Wolfgang & Gu, Yueguo & Handel, Zev & Huang, C.-T. James & Myers, James (eds.), *Encyclopedia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*, vol. 3, 583–589. Leiden: Brill.
- Jacques, Guillaume & Lai, Yunfan & Antonov, Anton & Lobsang Nima. 2017. Stau (Ergong, Horpa). In Thurgood, Graham & LaPolla, Randy J. (eds.), *The Sino-Tibetan languages*, 2nd edn., 597–613. New York: Routledge.
- Lai, Yunfan. 2015. The person agreement system of Wobzi Lavrung (Rgyalrongic, Tibeto-Burman). *Transactions of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* 113(3). 271–285.
<https://doi.org/10.1111/1467-968X.12051>
- Lazard, Gilbert. 1999. Mirativity, evidentiality, mediativity, or other? *Linguistic Typology* 3(1). 91–109. <https://doi.org/10.1515/lity.1999.3.1.91>
- Lin, You-Jing. 2003. Tense and aspect morphology in the Zhuokeji rGyalrong verb. *Cahiers de Linguistique-Asie Orientale* [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] 32(2). 245–286.
<https://doi.org/10.3406/clao.2003.1633>
- Sun, Jackson T.-S. 2000a. Parallelisms in the verb morphology of Sidaba rGyalrong and Lavrung in rGyalrongic. *Language and Linguistics* 1(1). 161–190.
- Sun, Jackson T.-S. 2000b. Stem alternations in Puxi verb inflection: Toward validating the rGyalrongic subgroup in Qiangic. *Language and Linguistics* 1(2). 211–232.
- Sun, Jackson T.-S. (孫天心). 2008. Caodeng Jiarongyu dongci de shi-te fanchou 草登嘉戎語動詞的時一體範疇 [Verbal tense-aspect categories in Caodeng rGyalrong]. *Hanzangyu Xuebao* 漢藏語學報 [Journal of Sino-Tibetan Linguistics] 2. 135–146.
- Sun, Jackson T.-S. (孫天心) & Shi, Danluo (石丹羅). 2002. Caodeng Jiarongyu yu “rentong dengdi” xiangguan de yufa xianxiang 草登嘉戎語與「認同等第」相關的語法現象 [Empathy hierarchy in Caodeng rGyalrong grammar]. *Language and Linguistics* 3(1). 79–99.
- Sun, Jackson T.-S. (孫天心) & Tian, Qianzi (田阡子) & Chiu, Chenhao (邱振豪). 2017. Shangdonggu Huoeryu de fashengtai diuli 上東谷霍爾語的發聲態對立 [Contrastive phonation in Upper Donggu Horpa]. *Th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* 45(1). 1–19.

On tense and aspect in the Gaxi Horpa verb

Horpa is a little-studied language cluster in Sichuan falling under the Rgyalrongic subgroup in Sino-Tibetan. This study is a first attempt to explicate the verbal tense-aspect system of Gexi, a variety of Central Horpa in the Horpa language cluster. Conservative Rgyalrongic languages generally utilize a tripartite tense-aspect system with an aspectual (perfective vs. imperfective) distinction marked by prefixes, and a tense distinction marked by means of stem alternation. The Gexi tense-aspect system deviates drastically from the pan-Rgyalrongic norm, owing to a number of striking innovations it has undergone: (a) a sweeping reduction of stem variation leading to atrophy of tense-marking via stem alternations; (b) transformation of the pan-Rgyalrongic perfective structure into an anterior (relative past) verb form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refix *də-* into a general anterior prefix, often carrying an extended resultative marking function; (c) innovation of a periphrastic imperfective and a related durative imperfective. The important morphological innovations identified in this article appear to be inherently motivated as well as induced from contact with the locally dominant Tibetan language.

Keywords: Rgyalrongic subgroup, Horpa language cluster, Central Horpa, verbal tense-aspect system, language contact and innovation

Authors' addresses

Qianzi Tian (corresponding author)
Yunnan Normal University
Institute of Sino-Tibetan Languages Studies
Mailbox 1502, 768 Juxian Street
Chenggong New District, Kunming City, Yunnan 650500
China
tianqianzi@139.com

Publication history

Date received: 6 February 2017

Date accepted: 22 May 2017